

之譜填歌詞。其字句之長短。與四聲之分配。有原詞爲範。着手較易。

然能者已視爲難事。若用外國之譜填詞。無原詞爲標

準。其難當倍蓰。

而人之率然下筆者。往往有之。字句之長短

戾於調。字音之亢墜悖於律。刺喉載吻。歌者以爲苦。聽者以

爲厭。兼以文義不美。不足令雅俗共賞。則直無長可取矣。

編

纂樂歌。當較撰述國文爲尤難。而作者易之。其未能臻於完善

宜也。欲免按譜填詞之困。則或者隨意爲詞。因詞製譜。文士

或可無受局促。然製譜之難。更甚於填詞。若何而莊重不佻。

若何而雄渾流轉。若何而清雅安閑。若何而慷慨激楚。雖使深

於音者。有意爲之。每不能成。古今有名之調譜。恆於高山流

水中無心遇之。不容人力強爲。今憚填詞而言製譜。是避易而

就難也。魏良輔欲改良南曲以敵北曲。閉戶十年。其譜乃成。

然尙就原有調譜之曲。略爲增損。乃偷聲減字之工。非憂憂獨

造之業也。李謨心鑿霓裳新調。則擴笛宮牆。偷翻禁譜。欲創

一調而能渢渢移人者。良非易事也。今爲學校謀美善之樂歌。

愚謂可就古人詩餘及南北曲中。選擇用之。小學校則採小令及

中調。中等學校。可採長調。或嫌有不適處。則略爲增損。以

不背其本來宮調主。若必採用外國調。則須將其調熟唱至數十

百遍。辨析何處可以爲句。何處可以爲逗。何處宜平聲。何處

宜去聲。何處宜陰聲。然後按譜填詞。庶乎有當。

萬不可見一聲。填一字。使詞與調乖。音與律舛。則他國之音。

固亦不在悉屏之列也。至於詞意之優美。則爲精神之事。又在

歌律之外。當別論之。

右論文係轉錄江蘇第五中學校雜誌該雜誌發刊以來頗受學界歡迎今第五期業已出版昨承惠贈一冊內容豐美除轉錄是篇外

附誌數語以介紹於讀者諸君

編者識

關於復辟之各方文電

熊希齡詳陳復辟危險通電

昨讀山西孫省長冬電。甚佩卓見。惟此間近有創爲復辟論說者。非僅有叛民國。抑且危及清帝。關係國家存亡。至儉且迫。

希齡雖於法學未明。而詳察時局之安危。人心之向背。事實之利害。不能不痛闢其說。以盡一得之愚。謹爲諸公詳陳之。一

爲財政上之危險。辛亥革命。丙辰帝制。南北相持。未久即決。推其原因。無一不爲財政所操縱。非關兵勢之強弱也。命脈一

斷。彼此同危。餉絀兵譁。追足言戰。聞財部本月開支。尙欠

四百餘萬。平日所恃鹽款爲性命者。銀團現已藉口緩交。軍餉

即無所著。而中央陸軍十二師及定武各軍。無一不仰賴部款。解決迅速。尙可稍支。再有遷延。潰敗立見。若有復辟之舉。

西南各省。決必反抗。南北稱兵。兵連禍結。銀團更滋口實。鹽款或不交付。卽各省可以扣留。然外交因債務關係。列強亦

將起而干涉。主權國本。將因動搖。此財政上之不可復辟也。

二爲外交上之危險。辛亥之役。各國旁觀。壬子之役。各國贊成。丙辰之役。六國勸告。論內政則外交難以干涉。論國體則外交有所措詞。以變更國體須待承認。因關係而生問題也。前此對德外交。協約各國。希望加入。至今尚未確實。倘以復辟而改國體。不得不求各國承認。南北爭持。大局不定。各國當亦未便承認。以不承認之國。非卽加入戰國。無所希望。萬一歐戰議和。萬國會議。而以此不承認之國家。無法列席。惟有聽人處分而已。此外交上之不可復辟也。三爲軍政上之危險。

我國教育幼稚。國家觀念。未能發達。自私種性。牢不可拔。或因省界而有地方黨派。或因權利而有部落思想。或因私恨而有報復讒謠。或因東西學生及永久速成學生之派別而各分畛域。或因海軍陸軍及陸軍防營之派別而各決新舊。國家無事。羣立於統一主張之下。尙有所忌而不敢發難。綱紀陵夷。統一破壞。省與省爭。軍與軍爭。甚至一省之中。縣與縣爭。一軍之中。隊與隊爭者。父殺人而子必行刦。勢使之然也。今卽謂各軍長官。多屬前清舊人。戀戀故主。或有此心。而不知各軍之中。旅團營長以下兵官。半屬學堂出身。其人均會受國家教育。稍明世界大勢。而又非身受前清恩惠之人。對於復辟之舉。未必出自心從。現在陸軍制度。師長不過衛兵數人。實際上實無使臂使指之能力。若欲以復辟理由號召。此能看書看報之所屬軍官。當亦有所難行。希齡前在湘西。親與北方各軍中下級校領

談判。多有以袁氏帝制爲非者。大勢可知矣。此軍政上之不可復辟也。四爲民生上之危險。歷代末世。亂民四起。大半由於饑饉。庚子拳匪。亦因直省亢旱。農民失業。相率爲亂。此次俄國糧食缺乏。生計困窮。兵民互結。致成革命之事。今南北各省。旱潦已成。赤地萬里。慘更甚於庚子。加以政變。鐵路交通。多方阻礙。鈔票不能流行。糧食不能輸運。糧價日漲。若再有復辟之舉。南方因以稱兵。黨人藉以爲名。振臂一呼。亂者四應。士崩瓦解。不可收拾。糧餉無著。統兵者又將何法以維軍紀。俄之覆轍。寧能避免。此民生上之不可復辟也。五爲前清皇室之危險。民國成立。優待條件。爲古今中外各國所罕見。故此六年中。政變頻仍。而清帝依然無所驚擾。安富尊榮。莫善於此。試觀俄國君主之威嚴。軍隊之忠純。警察制度之完密。人民教育之程度。中國萬萬所不能及。乃革命事起。如摧枯朽。帝后幽囚。近侍慘戮。幾有世世無生王家之歎。其他同盟之各帝國。經此政潮。亦時波及。和議成後。瘡痏滿目。子無父。弟無兄。妻無夫。所存者多屬盲跛廢人。痛定思痛。安有不怨及君主。圖改共和。而求免爭地爭城殘民以逞之禍。故論者均謂二十四紀以後。將無帝國鞏固之事。殆有所見而云然也。此孫權勸曹操稱帝。操以置諸火鑪之上爲喻。前清舊人。奈何尙以幼帝爲孤注。而使之陷於悲慘之境乎。此前清皇室之

不可復辟也。以上五端。純屬事實。勢所必至。敬懇諸公詳加討論。勿貽伊戚。以固國本而免分裂。至於此次政變。純由府院衝突。而府院衝突。又由約法上權限不明之所致。當南京參議院制定約法時。實仿美國總統制。迨南北議和。黨人疑慮。袁氏倉卒加入內閣制度數條。而於原文總統制之權力。未及修正。遂成此非驥非馬之約法。今若於議定憲法中。照日本憲法。元首僅能頒布榮典及締約宣戰各命令。其餘政治。均發閣令。咨提議會。亦由內閣。不由元首。則此後元首保全尊嚴。內閣純負責任。自無衝突之事。否則元首屢有動搖。良非國家之福也。敢進忠言。伏冀裁奪。熊希齡叩陽（六月七日）

馮副總統贊成熊希齡電陳不可復辟通電

秉三先生陽電。歷舉復辟之不可者五端。剴切詳盡。實獲我心。回溯前清。景皇后禪讓美德。卓絕古今。若以大局棼亂。自居於安。而遺沖人以至危。於心何忍。諸公明達。諒表同情。日來紹帥入京。必有最正當之解決。前項傳聞之說。未足憑也。國璋佳（六月九日）

張勳等通告復辟電

自頃政象譎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驚。政府幾等贊旒。疲氓迄無安枕。怵內訌之孔亟。虞外侮之紛乘。全國飄搖。靡知所屬。勳惟治國猶之治病。必先洞其癥結。而後攻達易爲功。衛國猶之衛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後清寧可長保。既同處

厝火積薪之會。當愈勵揮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誠。爲天下正言以告。溯自辛亥武昌兵變。期改共和。綱紀墮積。老成絕迹。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爲偉人。祀死囚爲烈士。

議會倚亂民爲後盾。閣員恃私黨爲護符。以濫借外債爲理財。以剝削民脂爲裕課。以壓抑善良爲自治。以摧折耆宿爲開通。

或廣布謠言。而號爲輿論。或密行輸款。而託爲外交。無非恃賣國爲謀國之工。借立法爲舞法之具。馴致昌言廢孔。立召神

恫。悖禮害羣。率由獸行。以故道德淪喪。法度凌夷。匪黨縱橫。餓莩載道。一農之產。既厄於訛詐。復厄於誅求。一商之貨。非耗於官捐。即耗於盜刦。凡在位者。侵吞賄賂。交濟其奸。名爲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爲國民。而不知有國。至今日民窮財盡。而國本亦不免動搖。莫非國體不良。遂至此極。即

此次政爭伊始。不過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紀綱稍振之時。焉有轉轄不解之慮。乃竟兵連方鎮。險象環生。一二日間。瀰漫大地。迄今內蒙獨立。尚未取消。西南亂機。時虞竊發。國會雖經解散。政府久聽虛懸。總理旣爲內外所不承。仍卽覲然通告就職。政令所及。不出都門。於時退職議員。公詆總統之言爲僞令。推原禍始。實以共和爲之厲階。且國體旣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權利所在。人懷僥幸。而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爲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選舉無已時。亂亦無已時。小民何辜。動罹荼毒。以視君

34357

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利病較然。何能曲諱。或有謂國體既定共和。倘輕予更張。恐滋紛擾。不若擁護現任總統。或另舉繼任總統之爲便者。不知總統違法之說。已爲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隳。威信亦失。強爲擁護。終不自安。倘日後迫以陷險之機。詎若目前完其全身之術。愛人以德。取害從輕。自不必佯予推崇。轉傷忠厚。至若

另行推選。刻期繼任。詎敢謂海內魁碩。並世絕無其人。然在位者地醜德齊。莫能相下。在野者資輕力薄。孰願率從。縱欲別揀元良。一時亦難其選。蓋總統之職。位高權重。有其才而無其德。往者旣時蓄野心。有其德而無其才。繼者乃徒供牽鼻。重以南北趨嚮。不無異同。選在北則南爭。選在南則北爭。爭端相尋。而國已非其國矣。默察時勢人情。與其襲共和之虛名。取滅亡之實禍。何如屏除黨見。改建一羣固帝國。以競存於列強之間。此義近爲東西各國所主張。全球幾無異議。中國本爲數千年君主之制。聖賢繼踵。代有留貽。制治之方。較各國爲尤順。然則爲時勢計。莫如規復君主。爲名教計。更莫如推戴舊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伏思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冠絕古今。歷傳至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試考史宬載筆。歷朝愛民之政。如普免錢糧。疊頒內帑。多爲曠古所無。卽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寧舍一姓之尊。

榮。不忍萬民之塗炭。仁慈至意。淪浹人心。海內喟喟。謳思不已。千百年後。平心論事。謂爲亡國。夫豈其然。昔少康以臣靡之師而光夏物。宣王以召伯之輔而復周宗。功在千秋。至今不朽。前者朝廷遜政。另置臨時政府。原謂試行共和之後。足以弭亂綏民。今共和已閱六年。而變亂相尋未已。仍以諭旨收回政柄。實與初旨相符。以視夏周中興。尤屬事半功倍。我皇上冲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七鬯無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祖澤靈長。於茲益顯。勸等枕戈勵志。六載於茲。橫覽中原。陸沈滋懼。比乃猝逢時變。來會上京。竊以爲暫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萬年之計。徵之於古旣如彼。徵之於今又如此。大勢所嚮。天與人歸。此固非勸等一人之私言。實中外人心之公理。業已熟商內外文武。衆議僉同。謹於本日合詞奏請皇上復辟。以植國本而固人心。庶幾上有以仰慰列聖之靈。下有以俯慰羣生之望。風聲所樹。海內景從。凡我同袍。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卽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卽遵用正朔。懸掛龍旗。國難方殷。時乎不再。及今淬厲。尙有可爲。本羣下尊王愛國之至心。定大清國阜民康之鴻業。凡百君子。當共鑒之。

張勳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李進才蔡成勳張永成劉金標劉富有張錫元吳長植李魁元蕭安國陸錦吳炳湘元印。(陰曆五月十三日卽

七月一日)

段前總理通告討逆電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爲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復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爲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遙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勤爲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歷考有史以來廿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慾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君以制天下。竟惶黎元洪奏稱改建共和。諸多弊害。懇復御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僞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爲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爲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爲清室耶。清帝冲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爲大戒。今茲之舉。出於偏脅。天下共聞。歷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終古。旣爲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巖牆。使其爲

34359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爲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復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爲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遙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勤爲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

日自馬廠發)

馮副總統通告討逆電

國家以人民爲主體。經一度之改革。人民卽受一度之苦痛。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勢所趨。共和。諸多弊害。懇復御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僞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爲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爲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爲清室耶。清帝冲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爲大戒。今茲之舉。出於偏脅。天下共聞。歷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終古。旣爲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巖牆。使其爲

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復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繕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

旣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爲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干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爲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爲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伏望戮力同心。戡茲大難。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敢布腹心。伏惟鑒察。段祺瑞叩江 (七月三

34360 傳爲佳話。今乃一切破壞之。玩弄人於股掌。遺清室以至危。是謂不義。

自民國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國之承認。變更國體。是何等事。今以各國承認之民國。變而爲非國際團體之帝國。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駭人聽聞。是謂不智。

近年國家多故。天災流行。金融滯塞。商民愁苦。正賴安居樂業。汔可小休。乃無故稱兵。闔閭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禍安窮。是謂不仁。保全元首。擁護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該督軍亦電稱不得別圖擁戴。乃狐狸狡猾。反覆無常。欺詐同胞。蔑視國法。是謂不信。若任其橫行。不加聲討。彼特京師爲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爲野蠻。委法律於草莽。此而可忍。

何以國爲。是用誓掃妖氛。恭行天罰。刻日興師問罪。殄此元凶。諸公憂國之忱。過於國璋。尙望慨賦同仇。各據義憤。敢吐肝膽。佇盼玉音。國璋着(三日)

陸巡閱使辨明捏名電

迭接張勳來電。主張復辟。據稱已代爲列銜入奏等語。又北京來電。張勳擅造僞諭。有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合詞奏請復辟等語。閱之不勝駭訝。榮廷日前入都述職。極意乞休。因故主尚存。偶通私謁。不過據戀舊之蓄念。並無別意存乎其間。我國人民心理。趨向共和。辛亥之役。號爲政治改良。實屬種族革命。義師振臂。還我山河。博道宏京。方謂永除奸孽。去歲

項城稱帝。海內騷然。英傑羣興。興師護國。徵諸往轍。宜識潮流。榮廷分屬國民。素以擁護共和爲職志。決不敢以一己之私恩。遺忘天下之公義。况優待清室。列在約法。安富尊榮。孰逾於此。凡在先朝遺老。正宜加意保全。念我冲人。更何忍置諸水火。先朝禪讓。美甲環球。舍安卽危。義尤無取。榮廷素志。以國家爲前提。在公義固絕對不敢主張。在私情尤不忍見其危險。所望伸明大義。共奠邦基。合力維持。毋任僉手播弄。庶民國不致中變。清室藉以安全。大局幸甚。謹布腹心。諸希鑒察。陸榮廷江(三日)

梁啓超反對復辟電

昊天不弔。國生虺孽。復辟逆謀。竟實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國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國。順逆所在。無俟鞫訊。但今旣逆天。竇鼓牢籠恫脅之術。無所不用其極。妖氛所播。羣聽或淆。啓超不敢自荒言責。謹就其利害成敗之數。爲我國政治之不良。何容爲諱。然其造因多端。尸咎者實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清季政象何若。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况前此承守成餘孽。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帥悍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郅治。似斯持論。毋

乃欺天。帝政論者。又動以現今之黨派軋轢爲口實。夫黨爭之劇。吾儕亦曷嘗不疾首痛心。然須知既以憲政號於國中。則黨別實無可逃避。容之則漸納於軌。蹙之則反揚其波。今之定策擁立者。豈能舉全國青年才智之士而盡阤之。阤之不盡。黨固在也。阤而盡。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動者。以淺薄之憑藉。而謬師操懿之故智。處文明之世運。而夢想雍乾之操術。叩以立憲之義意。舉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數月之壽命。則其政象吾敢爲預卜。曰桓玄朱溫時代之專制而已。夫專制結果。必產革命。桓玄朱溫。寧有令終。所難堪者。則國家之元氣與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數月之苟安。則吾民或且姑爲容忍。殊不知立國於今世。非閉關所能自存。苟不獲自廁於國際團體之林。則國實不成爲國。今我民國。各友邦所承認也。當思前此易帝而民。此承認果幾經艱辛而始得之者。今易民而帝。其得承認也。艱辛將益倍於前。當此國交中斷之期間。國將誰與立於大地者。且此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驥無厭之武夫。卽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他勿具論。卽如中央政費。每月七百餘萬。向仰給於鹽課餘款。及各省解款。不足則借債以補之。試問現在北京之滑稽內閣。於幕內。許出其銀行存款供揮霍。茲事信否。誠不敢知。藉曰信也。爲數幾何。一兩月涸可立待耳。又彼董卓朱溫者。在今

日氣蓋一世。志得意滿。縱其逆軍。橫行輦轂。餉糈視諸軍獨厚。而必索現銀。氣餒視諸軍獨高。而動肆陵譏。以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與彼共處一城。而謂可相安無事。以歷旬月。其誰信之。是故就外交論。就財政論。就軍事論。此滑稽政府。皆絕無可以苟延性命之理。雖舉國人士。噤若寒蟬。南北羣師。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惡自斃。吾敢決其不逾兩月。最可痛者。則天下萬國。將謂我國無復一人。其縮軍符膺疆寄者。乃如犬馬。凡能豢養我而鞭笞我者。卽潛伏而乞憐於其下。則此恥其不可洗滌矣。最可憂者。迨董卓朱溫自斃之時。小之喋血都門。大之流寇數省。而羣帥中曾無一人有戡亂之力。勢必重勞鄰封。越俎而代。則此國其真永劫不復矣。啓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爲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又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抑啓超猶有欲贅陳者。一年以來。黨派主奴之見。其詭譎變幻。出人意表。啓超深痛極慟。向兩方要人。苦口忠告。勸其各自覺悟。勿馳極端。以生反動。在我則旣竭吾才。聲嘶力盡。曾不蒙省察。而急進派之策士。惟私。而結果乃造成今日之局。今有董卓。誰實何進。今有朱溫。誰實崔允。啓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論。適以供若曹含血之資。亦旣痛憤積中。誓將緘結終古。今覩瀕覆之巢。復吐在喉之鯁。

知我罪我。固所不辭。來軫往車。願質明哲。梁啓超東(一)

岑春煊聲請討逆電

邇者羣陰搆難。調護正艱。復辟之聲。轟然又起。聞主事者爲張勳康有爲等。彼等視國事如兒戲。刲幼主以圖私。暴戾誇張。殊堪痛恨。竊思共和之義。久爲世界通潮。在我國行之六年。尤爲永定之國是。卽清室虞賓在位。彼此並無猜疑。乃張康諸賊。忽爾搆此逆流。淹貫全國。凡爲民國國民。義當同聲討逆。永奠邦基。煊雖衰庸。亦復執鞭恐後。惟茲番巨變。與前歲袁世凱稱帝不同。彼則奮一己之野心。此則玩孺子於股掌。煊意

之。諸公明達。乞垂鑒焉。岑春煊叩冬(二日)

岑春煊諷勸清室電

北京世伯軒太保陳伯潛梁節菴兩師傅均薨。邇者諸將構兵。全國騷動。調護之方未協。而復辟之報又騰。煊臥病海濱。聞之不勝惶恐。竊意煊等清室舊臣。篤念前朝。蓋無疑義。惟如斯

大事。不當決之於理論之可不可。而當決之於事勢之能不能。

迴憶前清末年。親貴柄政。姦回百出。民怨沸騰。其時煊正持節赴川。以爲治外不如治內。一面電請赴闕面陳大政。一面不待召而卽行。叩謁孝欽太后時。瀝陳懲治親貴。實行憲政各節。並謂時機迫切。稍縱卽逝。人心一去。決難挽回。言時聲淚俱下。先太后頗爲動容。意欲假煊事權。實行改革。卒爲羣小所

陷。奮袂出都。凡此皆公等所親見。蓋自斯時卽已知清室之無可爲。而卒有辛亥之役。夫諸公試思之。當清室完好之時。徒賓之位。已身旣毫無能力。而共和又爲世界之通潮。人心之不歸。何啻百倍於清季。而適發起擁戴者。爲一部之驕兵悍將。其不識政治爲何物。又蓋百倍於奕劻。如此逆流而行。安能有幸。總之君政一事。可以維持於未嘗破壞之日。而決不能恢復於幾經革命之餘。必強爲之。大之立促國家之危亡。小之將絕前朝之胤嗣。曩袁世凱稱帝不成。求退爲總統而不可得。倘諸公之機謀失敗。恐亦欲保全清室優待條件而不可能。又况袁氏雄才。非今之從事者所敢望。彼且顛蹪以死。今茲成敗之數。可以前知。涉想至斯。不寒而慄。煊聞君子愛人以德。友朋如此。何況君臣。煊誠不料諸公以愛皇室之甚而乃絕之。煊邇年行逕。與公等略殊。而愛國愛君。本原未嘗有異。敢貢愚忱。祈諸公熟籌之。岑春煊叩冬(二日)

馮段聯合討逆之通電

國運多屯。張勳造逆。國璋祺瑞。先後分別通電。聲罪致討。想塵清聽。逆勳之罪。罄竹難書。服官民國。已歷六年。羣力繕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壞。罪一。置清室於危地。致優待條件中止效力。辜負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師傅。誓死不從。勳脅以威。目無故主。罪三。擁幼冲玩諸股掌。袖發中旨。權逾

莽卓。罪四。與同舟堅約擁護共和。口血未乾。賣友自絕。罪五。捏造大總統及國璋等奏摺。思以強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目。罪六。辦兵橫行京邑。騷擾閭閻。復廣募羣匪游竊。授以槍械。布滿四門。陷京師於糜爛。罪七。以列強承認之民國。一旦破碎。致友邦憤怒驚疑。羣以謀干涉。罪八。凡此八罪。其最昭彰。自餘稔惡。擢髮難數。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率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犧掃賊巢。凡我同袍。諒同義憤。佇盼雲會。迅盪霾陰。國命重光。拜嘉何極。馮國璋段祺瑞豪(四日)

共和軍總司令佈告

共和軍總司令段祺瑞謹痛哭流涕申大義於天下曰。嗚呼。天降鞠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賴復國命。震擾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同憤。該逆出身飼養。行穢性頑。便佞希榮。漸躋顯位。自入民國。阻兵要津。顯抗國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餉糈。軍餉凶橫。行旅裹足。誅求無藝。私橐充盈。凡茲稔惡。天下共聞。值時多艱。久稽顯戮。比以世變游迫。政局小紛。陽託調停之名。陰爲纂綱之備。要挾總統。明令敦召。遂率其醜類。直犯京師。自其啓行伊始。及駐京以來。屢次馳電宣言。猶以擁護共和爲口實。

34363
逮國會既散。各軍既退。忽背信誓。橫造逆謀。據其所發表文

若由於羣情之擁戴。夷考其實。悉屬讖言。當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勸叱咤命令。迫衆雷同。旋卽挈康有爲闖入宮禁。強爲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

幾不欲生。清帝子身冲齡。豈能御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該偽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可爲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始。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

速圖光復。勿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偽諭。卽賜馳電。謂被誣揜。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構。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摺。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兇黨數人。密室籌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盜。勸進之表。九錫之文。其優孟兒戲。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該逆動以不忘故主。謬託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人。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

守愛人以德之訓。昔人有言。長星剝爾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哉。曠觀史乘。迭興迭仆者。幾何代幾何姓矣。帝王之家。豈繼之者不復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勒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享殊榮。卽食舊臣之報。仁至義盡。中外共欽。今謂必復辟而

始爲忠耶。張勳食民國之祿。於茲六年。必今始忠。則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旣不忠於先朝。今復不忠於民國。劉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將不食矣。謂必復辟而始爲愛耶。凡愛人者必不忍陷人於危。以非我族類之嫌。丁一姓不再興之運。處羣治之世。而以一人爲衆矢之的。危孰甚焉。張勳雖有天魔之力。豈能翻歷史成案。建設萬劫不亡之朝代。旣早晚必出於再亡。及其再亡。欲求復有今日之條件。則安可得。豈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領。而清室子孫。且無噍類矣。清室果何負於張勳。而必欲藉手殄絕之而始爲快。豈惟民國之公敵。亦清室之大罪人也。

張勳僞諭。又藉口於民國不能善政。謂必建帝號。乃可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歷史。變遷之跡。由帝制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旣見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法蘭西三復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確立共和。國乃大定。而旣擾攘八十年。國之元氣。消耗盡矣。國體者譬猶樹之有根也。植樹而屢搖其根。小則萎黃。大則枯死。故凡破壞國體者。皆召亂取亡之道也。防亂不給。救亡不贍。而曰吾將藉此以改良政治。將誰欺。欺天乎。復辟之遺害於清室也如彼。不利於國家也如此。內之不特非清帝自動。而婦妃耆博。且不勝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羣公勸進。而比戶編氓。各不相謀而眡目切齒。逆賊張勳。果何所爲何所恃而

出此。彼見其辦子軍橫行徐兗。亦旣數年。國人優容而隱忍之。自謂人莫敢誰何。遂乃忽起野心。挾天子以令諸侯。因以次刻除異己。廣布腹心爪牙於各省。掃蕩全國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而使之受支配於彼之土匪軍之下。然後設文網以坑賢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於彼股掌之上。及其時則取而代之耳。罪浮於董卓。而凶甚於朱溫。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爲無男子矣。祺瑞罷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復與聞時政。忽遭此變。羣情鼎沸。副總統及各督軍省長。馳電督責。相屬於道。愛國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義之軍侶。環集責備。義正詞嚴。祺瑞撫躬循省。繞室彷徨。旣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筮仕於先朝。亦當救先朝之狼狽。謹於昨日夜分。視師馬廠。今晨開軍官會議。六師之衆。僉然同聲。誓與共和並命。不共逆賊戴天。爲謀行師指臂之便。謬推祺瑞爲討逆軍總司令。義之所在。不敢或辭。部署略完。尅日入衛。查該逆張勳。此次倡逆。旣類瘋狂。又同兒戲。彼昌言事前與各省各軍均已接洽。試問我同袍僚友。果有曾預逆謀者乎。彼又詰。言財政則國庫無一錢之蓄。而蠻兵獨優其餉。且給現銀。言軍紀則辦子橫行都門。而國軍與之雜居。日蒙凌轢。數其閭僚。則老朽頑舊。幾榻煙霞。問其主謀。則巧語花言。一羣鵠鵠。似此而謂能濟大事。天下古今。寧有是理。卽徵義師。亦

當自斃。所不忍者。則京國之民。倒懸待解。所可懼者。則友邦疑惑。將起責言。祺瑞用是劍及履及。率先勇進。以爲國民去此姦賊。區區愚忠。當蒙共諒。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燄熏天之際。爲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亦宜然。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詣本總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其有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室遜讓之德。久而彌新。今茲搆衅。禍由張逆。冲帝旣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室優待條件。仍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卽當迅解兵柄。復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利賴之。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民國六年七月三日

段總司令檄徐州定武軍文

徐州張鎮守使並轉定武軍各統領暨全體將校。討逆總司令建威上將軍陸軍上將段。敬告定武軍駐徐將校。張勳造逆。顛覆民國。危害前清。不義不忠。神人同憤。本總司令承近畿諸軍及省督軍公推。暫領今職。已派段上將軍芝貴爲東路司令。率四縱隊進駐廊房。派督軍曹鋐爲西路司令。率四縱隊近駐良鄉。

咸候師期。會同進剿。都中原有軍營。多於逆軍十倍。此輩皆吾舊侶。咸密來輸款。靜候指揮。順逆之義既殊。衆寡之數懸絕。逆勳頭懸闕下。旦夕間事耳。義師初起。昨已檄告天下。謂罪止張勳。他無所問。誠以此次倡逆。惟勳一人。軍士義取服從。附亂豈其本意。脅從罔治。古訓聿昭。反禍爲功。懋賞斯在。昨據都中探報。稱勳所帶紮京軍隊。對於此次逆舉。多道尹李慶璋陳稱。在徐定武軍各將校。尤多深明大義。正擬聯電力爭而無效。則宣告與逆勳脫離關係等語。本總司令探聞之下。欣喜殊深。逆勳此次舉動。求諸史乘。實與董卓朱溫。鼎足而三。復辟實非清帝本意。當逆勳上殿逼脅之時。世中堂叩頭流血。瑜太妃痛不欲生。蓋知其事必無成。恐緣此失優待條件。試環顧京城及近畿勁旅幾何。全國勁旅又幾何。逆勳以區域數千之衆。深入重地。反全國人之心理。冒天下之大不韙。當文明之世。而欲效古代挾天子令諸侯之事。立於必敗之地。而猶囂囂然自鳴得意。其悍逆固可憤。其愚蠢亦可憐。定武軍者。非張勳之軍。民國之軍也。受民國餉糈。爲民國守土。張勳昔爲民國將帥。則忠於張勳。卽所以忠於國家。張勳今爲民國罪人。則國家所養之軍。豈能隨人作賊。諸將校不乏有勇知方之士。凡茲大義。諒所共明。今南北義師雲集。咸瞋目切齒。請剋日合圍淮徐。犁掃巢穴。本總司令以爲論上天好生之德。

固不能不教而誅。況諸將士本非造亂之人。更安忍一網而盡。誠此剴告諸將校等。宜審順逆之分。察成敗之勢。審事既明。

斷行宣勇。仰卽諄諭士卒。捧籍歸誠。一面卽合電逆勦。數其罪而與之告絕。則事定之後。本總司令當牒告政府。其士卒則仍列尺籍。爲國干城。其將校則按照勳勞。渥頒懲賞。若猶執迷不悟。怙惡不悛。茲賊在所必除。國法安能曲貸。以一徐州而當天下之師。雖孫吳復生。何能爲役。逆勦在京師懸首藁街之日。亦卽定武軍在徐州玉石俱盡之時。諸將校順逆去就。轉移於一念之微。而或爲功首。或爲罪魁。或流芳百年。或遺臭萬載。禍福兩途。惟所自擇。事機一髮。後悔難追。今特露布此意。咸使聞知。民國六年七月四日

熊希齡致各省當局電

張勳謀逆。齡於前月七日陽電。痛闢復辟之說。卽欲杜其隱謀。今果狼子野心。迫脅幼帝。悍然不顧。任性妄爲。形同拳匪。昨日大公報得有京信。相傳該逆等謂如失利。卽燒毀宮殿。挾宣統逃往熱河等語。此種行爲。與董卓朱溫李催郭汜何異。得志尙未數日。兇暴卽已至此。苟其有成。天下將無噍類。現在段芝老視師馬廠。業經進駐楊村。惟兵力尙單。後防宜顧。乞張志師曹仲帥張爾帥就近出師。迅賜接濟。殲此元凶。以伸大義。國家幸甚。熊希齡叩微(五日)

岑春煊復熊秉三電

徵電敬悉。張康逆誅。公於事前力闢邪說。至爲欽佩。現全國軍民同伸義憤。芝老復就近督師。大難當可速定。惟此次國難。實以越軌之政等爲導綫。定亂以後。各派政爭。若猶不逕以推誠相讓之精神。禍變之乘。正未有艾。往事已矣。革新應自今始。轉移樞紐。首賴政界中心人物。各自痛定思痛。本河海涵容之量。以大公無我爲懷。據理性以制感情。考政策以代黨略。舉近來黨同伐異之陰羈。壞法敗度之亂行。掃蕩廓清之。示人以求治。復國政於開明。則南北本屬一家。不統自一。新舊既同愛國。不調自和。國家雖危。圖強尚易。否則縱使舉全國政權。悉歸一黨執掌。各省軍事。盡隸一系指揮。竊恐猜嫌傾軋之風。轉啓於同黨同系之內。而擾攘紛爭之禍。不至亡國不已。煊臥病海濱。愴懷世變。悲憤積胸。如鯁在喉。茲承賜教。欲不吐而不得矣。來日大難。治亂之機。實繫今日。願公與在津名流共圖之。並祈時賜教言爲幸。春煊庚(八日)

李經羲證明張勳罪惡電

六月三十日午夜奇變。中外詫爲情理所無。蓋以張勳到津在京。凡酬對外使。通電各省。宣告軍人。罔不以維持元首。鞏固國體爲言。又當諸難已解。內閣將成。卽有異謀。無可藉口也。此變成於三四日內。禍自外來。若無強援微服入京。又無要人證明外交可恃。雖有僉壬。密圖傾覆。計已失敗。難惑動心。當外搜來甫一日。閉伏幕室。義得密告疑之。然無形迹可

34367
債。惟圖間接消弭。嗣見外援移寓。報者謂別有政爭。不至發生急變。不圖卽夕禍起。發動時。賓館笙歌。猶未撤也。義於是夕兩鐘聞警。王聘卿得報僅先一小時。奔馳止兵。退而復集。義急赴江朝宗宅營救。王江已被勳強邀赴會。經義後至。嚴告拒入。黎明時。江回述勳言。無可挽回。在坐諸奸。則條條分辯。謂外交決不干涉。無異承認。各省多數復電同意。惟財政尙須籌備。議畢。勳卽入宮宣詔云云。次日義欲與勳面論。屢通不報。羣小疑怒及義。自恨無力反對。遂於七月二日夜靜。冒險到津。聞芝泉已赴馬廠誓師。馳書求伸義憤。經義智昏力薄。負罪無極。復有何顏求明心迹。惟欲及吾目未瞑。一述經過真象。令國人洞知義罪實在。不至誤於訛傳。則經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張勳夙抱復辟宗旨。義非不知。惟聞近已改變。去冬蜘蛛馬迹。復經一度消滅。月前各省發難。徐州一會。羣帥推爲盟長。義知勳夸大。必爲主張。其時大局糾紛。會師闕下。寶碩皆苦引嫌。設竟排難無人。久恐禍生不測。義目中妄以爲繫鈴解鈴。非勳莫屬。又欲勳以非常名譽。打消夙昔主張。顯則鞏固國基。免致疆土破裂。陰則保全清室。使存永遠尊榮。衷曲所懷。未敢輕發。嗣聞公府有電。諭以調停。又聞勳自負調人。謂非奉有明令。無權取重同列。正在馳電詢商。勳使過津。復爲將意。并述李盛鐸復命還京。亦以所要上白。府令雖下。仍未滿意。義旣懷挾前兩種目的。遂以用人不疑之說。貢

之公府。二次令下。勳復辭行。義疑而遣問。便中密探心志。答詞則謂夙願無諱。惟時機太不合宜。不忍愛而反害。我一六十老翁。何力久輔沖人。萬一不幸。危險太重。雖有勸者。決不可從。義向未與勳共事。誤信爲明通爽直。確以忠愛爲心。決不忍爲仇報德。不虞包藏狡謀。利攬大權。終爲僉王煽惑。一朝反覆如此。尤痛心者。太保陳師傅。老成忠主。力勸寢謀。太妃中亦有泣阻者。足見清室毫無此心。乃皆被勳輩揮斥。強制獨行。設國人不諒清室無力鎮暴之苦衷。事後橫生猜疑。多所削損。不獨糜勳百體不足蔽辜。即如義輩舊僚。目覩慘禍。力不能救。而且躬與其事。設有不測。生何以見世人。死何以對宗祖。泣血椎心。惟有事定之日。重誅義輩。以謝薄海。深察清室受逼根因。固無損我故君毫末也。目下義師雲集。合力包圍。勿使挾負而逃。兼開一面之網。容其窮蹙知歸。毋殘京闕。卽或困鬥負隅。不難尅期恢復。從此南轍北轍。消除意見。人心果皆悔禍。庶幾劫運可回。庸劣如義。日來含垢忍尤。本欲求達兩種目的。向我國民謝罪而去。今乃種因結果。凡百事與願違。其和可復。保全已多。清室卽存。感想非昔。凡屬在義。無不躬負重恩。義則息影已久。負疚尤深。至於議義假力固位之說。此僅個人人格關係。無暇置辯。惟念兼旬以來。爲曲全大局。多受困難。如赴京堅屬同行。商明只認維持。不能就職。已曲諒矣。乃到京一難未解。卽立強以任事。告以羣

情未洽。信用何存。勳仍一意孤行。斥義怯懦。後察義苦商聘。卿不允。復日以無政府歸責於義。萬不得已。始有任期三月之宣言。張勳言行不顧。信義全無。通電任意誣罔。授權羣小。

賣友罪小。誤國罪大。義今證明張勳爲造惡搆亂險人。無論對於何方。皆罪不容誅。至於復辟之不能行於今日時代。世有通論。無待義言。義雖始終不預密謀。力圖消滅。而識闇受欺。事敗垂成。尙復何說。惟有諸公聯合芝帥。勉伸撻伐。早奠民國。速救清室。義雖衰朽。敢辭奔走。再此電恐難遠達。諸公接覽後。請賜照轉。連日因於勢力範圍。發電稍遲。伏惟亮察。李經義叩支(四日)

張勳奏請復辟之原摺

奏爲國本動搖。人心思舊。謹合詞願請復辟。以拯生靈。恭摺仰祈聖鑒。竊經國以綱紀爲先。救時以根本爲重。我朝開基忠厚。聖聖相承。立教則首尚人倫。敷政則勤求民隱。是以皇靈赫濯。敬者懷若帝天。化澤涵濡。愛者戴如父母。雖經髮捻寇氛之巨。卒賴二三大臣效忠疆場。用能削平禍亂。弼我不基。蓋仁澤入人既深。而王綱又足以維繫之也。廿載以來。學基。者醉心歐化。奸民結集潰池。兩者相資。遂成辛亥之變。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榮。羅萬民於塗炭。勉徇所請。詔設隔時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豈意根本動搖。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厲民之囂。彼時臣勸臣國璋等。孤軍血戰。莫克回。瞿鴻機等奏請聽政之原摺

天。臣嗣冲臣懷芝等。雖力遏妖氛。卒難盡決。貽憂君國。寢饑難安。忠憤填胸。積年成痼。然不敢不仰承廟略。倅冀昇平。蒙難艱貞。於茲七載。乃共和實行以後。上下皆以黨賄爲爭端。各便私圖。以貪濟暴。道德淪喪。民怨沸騰。內外紛呶。迄無寧歲。蒼黎凋瘵。逃死無門。此實非孝定景皇后遜政之初心。我皇上所當收回政權。實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臣等伏查列強之世。非建設鞏固帝國。不足以圖存。此義近爲各國所主張。尤深合吾民之心理。以中國之皇王神聖。代有留貽。規復典章。易於反掌。而我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昭。雖在沖齡。以容邀往聖。况當机阻之運。曾無七鬯之驚。天殆默祐聖躬。以宏濟艱難。俾延無疆之祚。而吾民迭罹荼毒。尤篤后以來蘇。臣等齋目時艱。痛心天禍。外察各國旁觀之論。內審民國眞實之情。靡不謂共和政體。不適吾民。實不能復以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餘生。供數十政客毀瓦畫墁之兒戲。非后何戴。窮則呼天。臣等反復密商。公同盟誓。謹代表二十二省軍民真意。恭請我皇上收回政體。復御宸極。爲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內一統之規。臣等內外軍民。誓共効命。竭忠保父皇室。伏懇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請。天下幸甚。所有國本動搖。人心思舊。合詞願請復辟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議奏。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

奏爲國勢阽危。人心渙散。謹合詞願懇御極聽政。以順天人。恭摺仰祈聖鑒。竊惟我朝忠厚開基。列祖列宗。續緒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爲謨烈心傳之本。而臣民涵濡化澤。逾二百年。亦無不祝奕禪之綏長。樂生成於覆幬。此我國上下人心之真象也。辛亥難作。奸宄乘機。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榮。致萬民之塗炭。勉徇遜政。冀遏亂源。當日輿情。雖痛憾政府之蒙蔽聖聰。以貽憂君國。亦窺見委曲求濟。爲朝廷不得已之苦心。乃自臨時政府組織以來。天下騷然。迄無寧歲。名曰共和政體。而上自舉總統。下至選議員。中及於改組織閣員。無不以私黨相爭持。以賄賂相取予。是以府閣議院之際。黨與賄事。事交爭。而貪盜苛刻以濟之。故影響動及於全國。以致財源枯竭。四民流離。國本動搖。危如累卵。猶復昌言廢孔。蔑棄彝倫。潰禮義之大防。以倡爲禽獸。神怒民怨。不可終朝。揆諸宣統初元。不啻自水深火熱之中。以望衽席。此固非景皇后遜政之初志。抑豈我皇上愛民之本心乎。臣等謹查中國以君主立國。越四千年。而三綱五常。乃君主立國之本。蓋積家爲國。造端倫常。天倫有兄弟。而序其長幼。必先繫子於父。人倫有朋友。而析及男女。必別繫婦於夫。納五常於三綱之中。卽以君綱揭其領。大綱旣振。小綱皆舉。斯亂萌無自而生。故眞能愛國之民。鮮不愛君。而眞能愛民之君。卽爲愛國。反是者。今日之亂而已矣。七年以來。創鉅痛深。內外臣民。咸思舊主。

君綱揭其領。大綱旣振。小綱皆舉。斯亂萌無自而生。故眞能愛國之民。鮮不愛君。而眞能愛民之君。卽爲愛國。反是者。今日之亂而已矣。七年以來。創鉅痛深。內外臣民。咸思舊主。

而我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昭。本已飢已溺之懷。應天視民視之運。此誠千載而一遇也。臣等仰受國恩。竊懷私憤。以主憂臣辱之義。奔走海內。徒以事權莫屬。無補涓埃。耿耿此心。積憂如疚。竊見前署兩江督臣張勳等。忠肝義膽。炳若日星。疊與往復密商。亦以時機未成。葵忱莫遂。茲值黨爭激烈。震懾全邦。共和不良。盡人皆見。臣張勳臣倪嗣冲及各疆臣等。規摹遠大。倡見義旗。同德同心。共匡王室。修桓文之盛業。上翼周宗。掃澠蕕之妖氛。誓光夏物。臣等無狀。夙夜瘁心。久懷捧日之誠。幸慰回天之願。風聲所播。天下臚驩。伏乞容斷早施。親裁大政。上以繼謨烈於列聖。卽下以拯水火於神州。後來蘇。慰雲霓之渴望。維皇建極。媲日月之重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所有國勢阽危。人心渙散。合詞願懇聽政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瞿鴻機表明心跡電

長沙譚督軍鑒。復辟一事。機不但無此主張。且從未與聞。意不以此舉爲效忠。而實貽憂故主也。頃見報載有領銜奏稿。深爲駭異。蓋與馮陸列名。同一假借。要之機於此事。絕未與謀。天日可誓。乞轉致邦人君子。一明此衷爲叩。鴻機麻(六日)張勳辭議政大臣之通電

我國自辛亥以還。因政體不良之故。六年四變。迭起戰爭。海內困窮。人民殄瘁。推原禍始。罔非共和階之厲也。勳以悲

天憫人之懷。而作拯溺救焚之計。度非君主立憲政體。無以順民心而固未刻。欲行君主立憲政體。則非復子明辟。無以定民志而息紛爭。此心耿耿。天日爲昭。所幸氣求聲應。吾道不孤。

凡我同袍各省。多與其謀。東海河間。尤深贊許。信使往返。俱有可徵。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復經商及。列諸計畫之

失利權。則誤國之咎。當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舉義之由。本以救國濟民爲志。決無絲毫權利之私。攜於其間。旣遂初心。亟當奉身引退。况議政大臣之設。原以興復伊始。國會未成。內閣無從負責。若循常制。僅以委諸總理一人。未免近於專斷。不得已而取合議之制。事屬權宜。動以椎魯武人。濫膺斯選。

一。嗣以事機牽阻。致有停頓。然根本主義。詎能變更。現以天人會合。倖告成功。民不輟耕。商不易市。龍旗飄漾。遍於都城。萬衆臚歡。咸歌復旦。使各省本其原議。多數贊同。何難再見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處地不同。遂生門戶之見。於是主張歧異。各趨極端。或故違本心。率以意氣相向。或反持私見。而以專擅見規。遽啓兵端。集於畿輔。人心惶恐。輦轂動搖。動爲保持地方治安起見。自不能不發兵抵禦。戰爭既起。勝負難言。設竟以此擾及宮廷。禍延閭里。甚且牽惹交涉。喪

八日即七月六日)

